

彭大將軍

黎 靜

北方文藝出版社

彭大將軍

下

黎 靜

北方文藝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徐式平 周晓红

封面设计：姜 录

插图：陈晋容 高荣生

彭 大 将 军
PENG DA JIANG JUN

黎 静

北 方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哈尔滨船舶学院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850×1168毫米1/32·印张36 4/16·插页4·字数800,000

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-13,652

统一书号：10360·113 (上下两册) 定价：7.85 元

ISBN 7-5317-0002-6/I·3

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，对蒋介石来说，是个出师不利之年。我东北野战军，连续作战九十天，歼灭了敌人新五军军部及所属的三个师。生俘敌军长陈连达。收复城市十八座，扩大解放区十万九千余平方公里。紧接着华北的杨得志、罗瑞卿兵团发动察南、绥东攻势，歼敌暂编第四军某部一万八千四百余众。复向热察地区挺进。华北另一兵团，在徐向前、周士第指挥下，攻克了晋南重镇临汾，歼敌六十一军之六十六师某部两万五千余人。至此，晋南全部解放，吕梁与太岳解放区连成一片。

三月，在胶济线西段，我华东人民解放军，在许世友、谭震林指挥下，收复了周村、张店、淄川、博山等大部分地区，歼敌三十二师。

四月，又攻克了潍县、坊子地区，歼敌九十六军军部和四十五师。

五月，挥戈向西，收复了济宁、兖州，全歼敌第十绥靖区司令部和整编第十二师、整编第八十四师、一个保安旅。三次战役共歼敌十五万余人。生俘整编九十六军军长陈全城。于是山东除济南、青岛、临沂少数地区外全部解放。

在外线作战的刘邓、陈粟两大野战军以及陈谢兵团，为了粉碎蒋介石的中原防御体系，经过一个时期整训之后，于一九四八年三月八日至十四日，首先攻克了豫西重镇洛阳，全歼六师师部及两个团和保安第四旅。我刘邓大军于五月二日至十七日发动了皖西战役。在淅川、邓县、镇平等地歼敌整编第九师、四十七师的五个团及独立第二十一旅，共两万一千余人。

彭德怀同志统帅的西北野战军，继三月取得瓦子街大捷之后，于四月十七日至五月十七日，挥师西进，十天之内，连克陕西之枸邑、永寿、邠县、麟游、长武、扶风、凤翔、岐山、千阳以及胡宗南的供应区——宝鸡与甘肃的灵台、崇信等十二座县城。歼敌七十六师、九十师、三十八师等部二万一千九百余人，并击毙了敌七十六师师长徐保。摇撼了西北王胡宗南的根基，为彻底解放大西北奠定了基础。

彭德怀同志说：

“挥戈千里，来去自由，你打我时，我已销声隐迹；我打你时，叫你防不胜防。”

蒋介石看完各战场的战况报告之后，深深地倒吸了一口冷气，身上立时凉了半截。眼看着他亲手策划的重点进攻非但没有取得成功，反而损失了几十万军队，失去了大片土地。

蒋介石在南京城里坐不住了。他绝不甘心这场战争的失败，因为手上还有六百万兵力，尚有再战的力量，何况美利坚合众国还在全力支持着他。于是，他急急忙忙地召开了一次国防部会议，对各战场的将领以及兵力做了重新调整和部署。最后，他向全体到会的人讲：“你们勿要被共军吓住，扭转战局阿拉还是满有信心的。现时最重要的是全军必须保持镇静，帅心摇，千军哗。讲的是军心为本，我蒋某决心和毛泽东决战到最后一个人。你们下去，各守岗位，成功成仁，在此一举。”

第二天一早，他便匆匆坐上专机，直奔古都西京而来……

蒋介石的座机在四架护航机的保护下，飞行在茫茫云海之中，展望机外，重云千里，再向高处看，便是无际的天空，他心情坏透了，出气都不顺畅。眼下的蒋总裁好象比往常矮了半截。虽然他身上那件黑色披风仍然给人一种盛气凌人，不可一世的感觉，但仔细观察不难发现他变了，眼睛里充满了茫然、乞求和失望的神情。曾几何时，也是在国防部会议厅里，在庆祝抗战胜利的时刻，他端着高脚杯，对众将领和他的美国朋友说：

“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不统一中华民国，我死不瞑目。否则，就愧对中山先生。今晚是胜利酒，也应该是送行酒。你等勿要忘记，在神圣的国土上还有敌人存在，要消灭他！”可眼前的蒋介石却是另一个人了，他变了，他老了，简直象个没牙的老太婆：干枯的双颊，瘦削的下颏，稀稀拉拉的头发和几乎看不清的淡眉，满脸的忧郁，神气鄙夷，脸上的皮肉不时微微抽动，只有那双深陷的眼睛仍保留着两道青光。他胸中确有一团怒火，这倒不完全是西北的胡宗南、山东的汤恩伯和东北的杜聿明，也不是对替他掌管兵权的陈诚，而是对自己多年的盟友——美利坚的不满。为了在这场战争中打赢，他几乎把整个中国的特权都转让给了美国，希望美国出兵帮助他一举消灭共产党，了却他几十年来的心病，完成统一中国的好梦。谁料，盟友却以种种借口不肯出兵。蒋介石怎么能不恼火呢？

为了在盟友面前抖抖国军的威风，打出一个样子来给美国人看看，蒋介石带上自己的心腹离开了石头城。

随行人员中，除了陈纳德中将军和情报局的露易丝小姐之外，还有国防部作战处的罗处长、主管西北战场的贺高参、空军司令王叔铭以及侍卫长和他手下的几员老将。陈纳德是个热心中国内战的人。此时他离开舒适的座位，走到中舱的帷幕前，用手指拨开

一道缝，偷看前舱里的蒋介石。当他看到蒋介石正在闭目养神的时候，便淡淡地一笑，收回了手，帷幕抖动了一下，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。陈纳德走到露易丝身边，向正在翻着美国画报的露易丝小姐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手势。露易丝虽然不明白陈的用意，但还是礼貌地回敬了一个甜甜的微笑。

“他在想什么？”陈问。

“战争。”露答。

“谁胜？”陈问。

“上帝才知道。”露答。

陈纳德耸耸肩头，双手向外一扬，轻轻叹了口气。

蒋介石孤零零地坐在前舱里。舱中，一边安着一张席梦思床，床上铺着一块淡绿的床罩，长长的金色流苏拖到地面，一边放了一张精致的写字台，台上堆满了各战场的简报、告急电报和军官死亡名册。他双手拄着象征着特权的手杖，呆滞地坐在那儿一动不动。从外表看去，蒋介石好象在养神，而实际上，此时此刻他犹如在涛涛大海中游泳，茫茫不见彼岸。他侧过身，用手掀开乳白色的窗帷，睁开眼睛向机外看去，满目的云雾被发狂的巨风撕裂着，飞驰而过，高速旋转的螺旋桨象只发光的大盘子在飞舞。他觉得双目疼痛，急忙放下窗帷，恢复了原来的坐势，以便保持内心的平静。

从日本宣布投降以来，他几乎每时每刻都置身于大波之中，很少有时间休息，连他多年养成的习惯，每周必和爱妻宋美龄小聚的礼节都放之脑后了。忙啊！为了实现自己多年的愿望，真可谓呕心沥血，苦心孤诣，用尽了心机。现在，他一个人坐在这空荡荡的机舱内，除了耳边的隆隆马达声外，什么也听不到，他脑海里渐渐涌起了那如麻的往事，人嘛，何况他已经到了怀旧的年龄呢……。

蒋介石和所有人一样，也有过苦乐悲欢。有些事使他沾沾自喜，也有些事使他格外难堪。民国三十三年秋季的一天，蒋介石看了希特勒所著《我的奋斗》一书之后，兴冲冲地将陈布雷请来。陈一走进蒋介石的客厅，就见先生今天的气色分外地好，满面春风舞，壮志胸中装。陈布雷不晓得在先生府中发生了什么大事。蒋介石见陈布雷用猜疑的目光看着自己，便快步走过去，一手将书高高举起，一手按住陈布雷瘦削的肩膀，心花怒放地说：“依看过这本小册子无？”陈布雷探过头去仔细一看，见先生手中拿着的是希特勒的《我的奋斗》，便轻轻点点头。

“阿拉的生平，抱负绝不下于这个‘特拉希’，依咯也应该有本书。”

陈布雷明白了，忙说：“自然，自然，就先生的经历、抱负而言，远远胜过希特勒元首，写书的事我当尽力办。”陈布雷是个有心人，在这里他只讲了先生的经历、抱负，而闭口不讲先生的生平。因为他深知先生是不愿意别人知道他的生平的。难怪国民党圈内人都把陈布雷叫做先生的影子呢！

当天下午，陈布雷在宣传部的会议上讲了如下的话：“诸位同仁，党国和先生给我们的太多了，而我们为党国和先生做的又太少了。先生做为一国之主，一党之首，本应加以宣传，使四万万人民得知先生的功德，可我们连一本颂扬先生的书都没有编出来。现在应当着手为先生写一本有价值的传略。还望诸位悉心劳作。”

为蒋先生立传的风一吹出去，那些文人食客便摇动笔杆，争先恐后大书起来。于是，没过多久，市面上便出现了各种版本的有关蒋委员长的书。计开如下：

《伟大的蒋介石》、《中国领袖蒋介石》、《蒋介石先生传》、《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》、《蒋介石先生传略》、《蒋委员长夫妇生活》、《蒋主席言行录》、《委员长的私人生活》、《中山先生的忠实

信徒蒋介石》、《蒋介石之家谱》、《总裁言行》，以及蒋介石五十寿辰时，自己撰写的《蒋玉表行状》。除此之外还有，《侍卫官杂记》、《总统局内幕》、《六十六年来蒋总统与中国大事年表》、《史迪威日记》等等。美利坚不少知名作家也写了不少颂扬蒋介石的书文。在短短的时间内，赞美蒋介石的书如春临草生，纷纷破土而出。兜售蒋介石的书文成了当时社会上的一种雅兴。却未料，随之而来的是这些书文中，出现了数不清的矛盾和不能自圆其说的情节。比如：蒋先生究竟原籍何方？姓甚名谁？介石先生与上海黑社会有没关系？各家笔下说法不一，闹出满城笑话。

社会上的风传与议论，起先蒋介石并不知道。而承办此事的陈布雷却大为不安，如坐针毡。据实报告吧，怕引起先生的暴怒，不报吧，又恐先生疑心是自己有意出他的洋相，犯下欺君之罪。无奈，他精选了其中的几本，准备送给先生过目。就在陈布雷诚恐诚惶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蒋介石传令要他立即进府。这下把陈布雷的魂儿都吓掉了。

当陈布雷小心翼翼地迈进先生内厅时，眼前的景象，使他那颗忐忑不安的心差一点从嘴里蹦出来。地上、桌边、沙发前，零乱地扔着五颜六色的书刊，宋美龄右手夹着一支美制“白姑娘”香烟，立在写字台角边，嘴角处挂着七分怒气，眼珠向下转了一下，猜疑地看着他。蒋介石脸色大变，他倒背双手，侧着头，在地毯上不停地走着。陈布雷明白了，是她告了自己的阴状。

“娘希屁！娘希屁！一派胡言乱语！这是对阿拉最大的中伤。你要把出书的关几家咯，要把写书的杀几个咯。”蒋介石好象被烫似地吼叫着。陈布雷的腋下惊出汗来。

“三日内，把这些坏书统统烧掉，要《中央日报》发一个声明，这些书统统是对阿拉的中伤咯。”蒋介石继续吼着，脸色由白变青，由青又变成猪肝红。

“为先生立传传言，实为布雷天职，只因出书心切，未能统筹安排，写出一些与先生实情不符的文字，罪在布雷。请先生容我再做努力，对于中伤先生的书文，严禁再出也就是了，‘关’和‘杀’不过是先生一时气言，布雷实实不敢草草行事。”

机舱里蒋介石正想到动心之处，忽觉面前袭来一阵轻风，抬眼看时，却是侍卫长端来一杯人参鹿茸补心汤。他眉头皱了几下，连连摆手，侍卫长只好退了回去。侍卫长搅乱了先生的思路，再想从头忆起已经很难了。这以后，他想到了他进北洋水师，东渡日本，在那里结识了当时名家黄兴，又经过黄兴认识孙中山，加入了中山先生的同盟会。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后，他又混入上海的黑社会，认识了陈氏二兄弟、黄静江和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等人，在这个不见天日的社会里整整混了十年。最后，在上海也混不下去了，就跑到广州再次投靠孙中山先生。连蒋介石自己也没有想到，他从而发迹，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扮起了一个绝顶重要的角色。蒋介石想到得意之处，嘴角上笑纹条条。忽然间，他想到眼前的处境，便觉得热血冲顶，一时如掉入火海之中。他大叫一声，用力将拳头打在茶几上。只听“当啷”一声，一杯人参鹿茸汤连杯掉到舱板上，摔得粉碎。

侍卫长等人听到前舱杯碎之声，几步冲了进来，只见蒋介石那一双凶神般的眼睛瞪得溜圆，腮帮子上的青皮在不住地抖动……

“到了啥个地方？”

“西安。”

“退下去。”

“是。”

胡宗南带领着李文、裴昌会、李日基、李振等高级将领守在机场停机坪上。天上的浓云无声地压在人们的头顶上，地上的大

风呼啸着，吹起欢迎者的衣角。

蒋介石慢步走下机来。胡宗南和三个兵团司令走上前去。蒋介石喜笑颜开地握住胡宗南的手，感到对方的手有些颤抖，便大声说道：“今日天气还好，路上还顺利，我的兴致满好咯。”

胡宗南忙说：“先生为国事操劳，忘己秉公，乃学生榜样。”蒋介石和到场的人握手后，又向大家介绍了陈纳德等随行官员，尔后登车，直向太乙宫驰去。

.....

整个西安城象死神降临似的，一片森严，闭门锁户，不见行人。宪警、特工和陆军执法队的人员纷纷出动，你来我往，横行于市，西安也不安了。

太乙宫被深深埋藏在夜幕之中。透过茫茫的浓雾，可见太乙宫中昏黄的灯光。院内凡是人所能及的地方都有哨兵、便衣和值更的侍卫官。太乙宫原是高桂芝的公馆，自一九三六年张、杨在临潼活捉了蒋介石以后，这里便成了蒋介石的行宫。虽然蒋介石对这里的一切有一种难言的感觉，但他每次来西安又不得不住在这里。用蒋介石的话说：“难地风水好。”

会已经开了很久了。

虽然各位将领都已十分疲劳，几乎到了难以支撑的地步，但因蒋介石仍象大上海衣服店橱窗里摆着的时装模特儿一样，坐在那里纹丝不动，众将领也就只好强迫自己故作镇定。有的轻轻咬着嘴唇，有的将双手撑在大腿上，以保持军人姿态，也有人在狠狠地拧着自己的大腿根，想借外来刺激使自己保持平衡。

蒋介石挺起身架，瘦弱的躯干和宽阔的胸背，显示出他有一副强壮的体魄。长年的心计和年轻时放纵的生活虽然在他的脸上印下了痕迹，但他那双时而闪现着怒火的眼睛告诉人们，他有常人少见的性格。他用华丽的戎装遮掩住黑社会留给他的龌龊龌龊，

他用脸上丝丝微笑向人们表示他属于赫赫显贵，一句话，蒋介石是具有双重性格的人。

蒋介石轻咳了几声，预示着他要讲话了，全体将领立刻打起精神。

“依请全体同志起立。”蒋介石首先站起来，将帽子摘下。全体将领都学着蒋先生的样子，也将帽子摘下，会场的气氛立时紧张了几分。

“今日在这里开会，依咯真正的伤心格。依的好学生刘钊、严明已经不在座咯。依心里边……”蒋先生的话在喉中哽住了，两行老泪从深陷的眼眶里淌出来。他从衣袋里掏出手帕，双手轻轻地在脸颊上擦抹。

胡宗南在低声抽泣，裴昌会埋头哀思，李文暗暗叹气，李振霖目而视。全体将领想着过去和未来。

“百年创业，毁于一旦，中外古今的历史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。党国正处在非常时期，中山先生的大业不能在吾等手里发展，可万万不可在吾等手里丢失。刘将军、严将军为吾等树下榜样，生是三民主义的人士，死是党国的忠魂。天意人愿，道德职守，自家生死，在所不顾，乃是革命同志之精神，刘钊和严明完成了他们的使命，我们活着的同志要以他们为表率，奋勇杀敌，为党效力。为表彰刘、严二位的革命精神，对其眷属应有所照看，特发给刘将军家眷黄金五十两，严将军家眷三十两，略表怀友之思念。”

蒋介石向大家做了个落座的手势，全体坐下。侍卫长指挥着两个随员端上两个托盘来，盘里摆下赤金条条，放在胡宗南面前，胡宗南忙起身敬礼代收。

“三民主义是中华民国之魂，先生对吾等的爱护胜过生身父母，刘钊兄和严明兄在天之灵，也会感激涕零的。我的才能、学识都有负于先生的重用，陕北战势不利，责任在我，想来惭愧……”

胡宗南说不下去，哭了起来。在场的人也都低下头去。

蒋介石见时机已经成熟，就站起来用双手撑住桌面，上身向前探着，大声地说：“国防部第一百三十七号命令。”

全体立起。

“由于战局的需要，特决定恢复兵团一级建制。任命李文为国民革命军第五兵团司令官，吴永烈为参谋长。任命裴昌会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兵团司令官，李竹亭为参谋长。任命李振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兵团司令官，何沧浪为参谋长。上述命令，即日生效，望三军周知。”

接着由国防部高级参议宣布了各军、师的官佐任命。蒋介石原想这道命令一宣布，会象干柴见火一般在每个将领心里烧起来，不想命令宣读后会场上仍象一潭死水，连小小的浪花都没有泛起，何谈大火燃烧呢？蒋介石见到如此光景，一股怒火冲上头来，但他还是忍住了，只见他狠狠地咬了咬牙，腮帮的皮肉抽动了几下，这口气又吞回肚里去了。

作战处长宣布了国防部对西北战场的作战方案。听了各将领的意见，最后蒋介石对大家讲了如下的话：“从北伐后期，依略就和共产党打交道，十年剿匪也没得把它消灭，八年抗战使它得到发展。这段历史说明了一个道理，共产党并非是不值一击。教训在何处？就是我们还没有真正了解共产党，还没有做到同心同德。今日，是党国存亡之关头，如果能吸取以往教训，精诚团结，一致对敌，我们还有几百万兵力和盟国的无私帮助，消灭匪党还是有希望的。现今西北还是十比一，问题是你们要充分了解自家的对手彭德怀，知己知彼呀！做到这一点要付出很大的代价。过去的事不必再追究了，从今日做起还来得及。我此番来西安，不是为了战事，是想再见的见诸位老友，见一面少一面了，要格外珍重。”讲完蒋介石坐下去。

“全体起立。”胡宗南发出口令。

全体立起。

“我们向蒋先生宣誓！”

.....

蒋介石特意叫胡宗南陪他进夜宵。吃毕，先生叫身边的人全部下去，屋内就留下胡宗南。蒋介石这才从皮包中拿出一张西北五省地图，在灯光下展开，示意胡宗南站过来，蒋介石说：“依格匆匆来你这里，不是为了安抚将士的，是向你亮底牌的。你看！”他指着地图，胡宗南瞪圆了眼睛。“上中下三策，各有三步棋。上策，你吃掉彭德怀，西北五省全系你的势力，应命者收编，不服者消灭。中策，不能遏止彭德怀，你要早日在汉中一线设防，守住通往四川的门户，以留退路。下策，汉中不利，你要退到四川，为离开大陆做准备。”

“啊！先生你……”

“莫要紧张，大将军望前顾后，求胜而防失，乃为常理。况且，各个战场均不如意，我不得不顾及后事了。你我同舟共济，生死一体，在关系国运党命的时刻，怎好不向你说出我的肺腑之言。”

“先生，你辛苦半生，创业艰辛，若毁于我手，实对不住先生的恩德。”胡宗南哭着讲。

“作为一个军人要有**赴死之心，视死如归**，我是讲的万一。”蒋介石虽然在宽慰胡宗南，其**心情的沉重比初腹还要疼痛**。胡宗南得到先生如此器重，深为**感动，想说几句宽心话**安慰先生。蒋介石做了一个制止的手势又**压低了嗓音**，不可泄露。现在，我们来研究一下今日的彭德怀在想什么，做什么吧！”

蒋介石翻开一页地图，拿起红蓝铅笔，在地图上重重地划了一个问号……

黄河之歌

黄河，以她特有的性格，日夜怒吼着，奔腾着。浪头有如一座座活动的小山，一个紧迫着一个，一排挤着一排。有时它象千年雪山崩塌一般重叠起来，转眼间又卷起了巨大的深不可测的漩涡，喷射出一层淡黄色的泡沫。有时，它象万马脱缰，昂着头，发出震耳的嘶鸣，狂怒地向前冲奔。大浪冲击到岸边的巨石，被挡住了去路，便怒吼着一跃冲向半天，轰隆一声在天空散开，然后象千条万条银链一样从高空迸泻下来。接着，又是一阵吼声，又是一个冲浪……

彭德怀迈着稳健的脚步，沿着黄河岸徒步溯流而上。他的随行人员拉着马紧跟在后面。五月的阳光洒在他们身上，河道里印下这一行人的身影。~~还是在瓦子街大败的时候~~，他就对王秘书讲过，请给他安排个时间，~~到后方医院和撤出来的延安保育院去看看伤病员和孩子们。~~王秘书对他说，~~是否~~请示政治部派人去看。彭总没有回答，只是侧头看了王秘书一眼。王秘书是了解彭总的，他没有回答，就是表明他一定要亲自去看。王秘书向习政委、甘主任报告了。习政委讲：“这是他的一块心病，安排个时间，叫他去吧。”

从一九三六年彭总第一次见到黄河时，便被这条闻名世界的

大河所吸引。从那以后他几乎每年都来拜访一次这滚滚的黄河。一块被河水托到岸上的巨石横立在路边。石头是乳白色的，由于常年被大水冲刷，石身上下光亮照人，布满千姿百态的花纹，简直象能工巧匠手下的艺术作品。彭总站住了，他双手抚摸着这两人多高的巨石，观赏着它身上印下的绮丽衣纹，心潮起伏。

“在这里休息一下。”他说。

同志们都走过来。警卫员小李从腰间取下水壶递到彭总面前。战马见主人要就地休息，便低下头去，用嘴咬着刚刚破土而出的草芽芽。彭总指着小李和警卫班的同志们说：

“你们说这块石头有多大？”

“往少说也有一孔窑洞那么大。”

“有多重？”

“那可不好说了。”

“有万把斤。”

“万把斤，我看有三万多公斤。”

“你们讲，这块石头怎么立在这里？”

“它就长在这里嘛。”

“不对，是大水冲到这里来的。大水能推倒城隍庙，难道连块石头都推不上岸？”彭总笑着向大家说。

“妈呀！这么大的石头都能推上岸，要是一个人掉进黄河里，那不就象掉进去一块小石子一样。”小李有点惊讶地说。

“你们哪个能给我讲讲咱们国家有几条大河？”彭总出题了。

警卫员们认真地思考着，然后互相推让着，但谁也不愿意先开口。

“你们文化教员没得给你们讲过？”

“讲过。我国大河很多，最有名的是长江、黄河、淮河……”小李数说着。

“还有海河、黑龙江、怒江、闽江……”另一个战士回答。

“你们要很好地了解这块土地的一切呀！了解得越多，就爱得越深。儿子最了解自己的妈妈，母子之爱嘛……”

同志们听了彭总的讲解，身上热呼呼的，深感作为这块土地的儿子和主人的自豪与责任的重大。

柳林镇坐落在黄河东岸的黄土高原上，从古至今这里一直是黄河要隘上的驿站。它背依土原，面向柳河，是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镇。镇上只有东西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街，地面是用各色卵石铺就的，炎热的夏日不飞尘土，隆冬的雪天也很难将它埋没。特别是到了雨季，这条小街便闪现出它迷人的光辉，那红如鸡心，白似汉玉，蓝如宝珠，黄似菊花的石头，铺着各种各样的图案，花纹在雨水中闪耀。人们真不忍心踏上脚。小街两边是清一色的青砖平房，全开门脸儿，五金百货，饮食用品样样齐全。小镇上最招人注目的有两个建筑：一个是立在小街中心的魁星楼，当地老乡叫它清风楼，里边塑有三座神像；另一个是立在小镇东头的天主教礼拜堂，那高高的十字架立在屋顶上，压到小街的头顶，给人留下一种窒息不快的感觉。纵观小镇，似乎有些古老衰败的气息，全仗街中的杨柳拔地而起，才给小镇增添了一种新生的活力。

阁楼的一边是一家芝麻烧饼铺，据说这是小镇上最老的字号——三味斋。即芝麻烧饼，牛蹄筋和羊杂碎。三味斋之所以成了驿站上的字号，主要是因为烧饼酥，蹄筋烂，杂碎香。年长日久，有口皆碑，三味斋的名声就远传到河东的太原府，河西的故都长安了。太阳偏西，正是小镇最繁华的时候，加上近日从延安撤过来的机关、学校，从战场上运送来的伤员、病号，以及华北支前的人员和物资都得经过这里，车来人往，这个小小的镇子一下便显得空前热闹。